

经霜的风是魔术师的一双大手，所到之处，皆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金灿灿、黄澄澄、红艳艳……收好地里的庄稼，父母亲的目光，随即投向那一座座五彩斑斓的山上，为一年的“灶门”作打算了。睡梦中感觉母亲来到身边，轻声对我说：“萍儿，饭在锅里，还蒸了山芋，我和你爸去砍柴，回来给你带好吃的。”母亲说的“好吃的”，我自然知道是啥。这个季节，山上有的是熟透了的野果子，不过大多都是浑身长刺的。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农村的娃，根本不知道“水果”是啥东西。好在大自然没有忘记我们，一年四季美味的“野果”不断，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不缺席。红灯笼似的山楂果，绽开笑脸的毛栗子，还有一串串红嘟嘟的刺莓果……想着想着，迷迷糊糊我又睡着了，梦里还流下了口水。山楂树浑身是刺，作为柴火绝不受待见。但山楂果就不一样了，早早地就被采药人惦记上了，青涩时节就送去了药店卖了钱。成熟的山楂果则宛如一枚枚红珊瑚，小

城市的街头巷尾，总能看到卖烤红薯的身影。在薯香氤氲里，卖烤红薯的大爷乐呵呵地说：“吃吧，霜打过的红薯，可甜呢。”大爷的几句话，一下让我想起了儿时收红薯的情形。

每年深秋，我们姐妹几个就巴望着收红薯。而母亲总慢悠悠地说：“不着急，再等等，霜打的红薯更甜。”

下霜的日子，干冷，却一定晴朗。太阳还未出，村庄的地面、屋顶、树叶的叶缘，一根根谷草上，都覆着一层寒冷的雪意。有的是长出点白毛毛，有的是镶上了蕾丝花边，有的就是一层雪白的盐粉。

薄薄的白色霜花覆盖在红薯叶子上，经过霜打以后的红薯叶，由绿变黑、耷拉下小脑袋。我们先掐下红薯秧尖上的嫩叶，可别小看这寻常的叶片，好吃着呢。可以炒着吃，或者做菜窝窝，佐以蒜汁儿或者辣椒油，掰一块菜窝窝，蘸着汁水，香得能让人把舌头咽到肚里。

红薯从地里挖出来拉到家里，最怕受冻和磕碰。为了便于储存，要挑选好点的红薯放在地窖里。地窖恒温，是村民天然的储存库。今天窖红薯，窖白菜，明天窖萝卜、窖蔓菁。地窖里藏着村民们很多“宝贝”。

因为地窖长时间不用，容易产生一氧化碳中毒。要先掀开盖子晾几天，透透气，然

带刺的山果

◆ 江咏萍

巧玲珑，散发出酸酸甜甜的香气，让人口舌生津垂涎三尺。这样的山楂果，也只有往南那一排稍高点山上，才能活到“寿终正寝”，成了我们这些挂心念念的“美味”，成了诗人笔下的绝句：枝屈狰狞伴日斜，迎风昂首朴无华。从容岁月带微笑，淡泊人生酸果花。

“九月毛栗笑哈哈”，除了山楂，九月的毛栗一个个像只扎手的小刺猬，又像是排排坐的娃们，它们长次有序，在长长的枝条上

嘻嘻哈哈地荡着秋千呢。这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一个个戴着厚手套、提着篮子上山了，他们像是摘桃子似的连壳带刺一起采回，回来后用剪刀取出里面褐色的栗子，煮熟了拿到街上去卖。即便立冬后，还是可寻得些迟熟的“炒栗”回来解馋的，这时候的栗子虽然小，吃起来却更加脆甜香糯。负责一日三餐的奶奶，常常笑眯眯地盛赞毛栗浑身都是“宝”，它的枝条与剥下来的刺壳，不

经霜的红薯更甜

◆ 董全云

后把地窖里收拾干净，再均匀地铺一层干净的黄沙，才能作为红薯的“洞房”。

吃白菜？窖里有！吃萝卜？窖里掏去！红薯更是三两日就要下窖掏两筐。那个时候，红薯算得上是主食，很多时候，早饭来不及吃，抓块蒸熟的红薯就往学校跑。一路上边跑边就着风吃，甘甜的红薯噎得人翻白眼儿。

下窖掏红薯的，基本是小孩子，身量小，灵活，下得窖里，方便腾挪。

在我家，每次去掏红薯，母亲都带两样用具：大荆篮和一条长长的粗麻绳儿。母亲先把用来掩盖窖口的破麻袋、砖块弄到一边。黑洞洞窖口呈现，四周结着蕾丝花边一样的霜花。

母亲说等几分钟，给窖里通通风。然后

用绳子挽成一个双环穿过我胳肢窝，套在背后系紧，放我下窖。我两脚摸索着窖壁上的土窝，一截截，深入地下。

越来越逼仄，越来越黑暗，终于两脚踏在了地面上。我先让眼睛适应一下；接着，向侧洞里一摸，触到了温润的红薯堆。仰头向上喊：“妈，放篮子啦！”

大荆篮晃悠悠地从“天”而降。

别看外面天寒地冻，地窖里却温暖如春。我掏完红薯的间隙，还可以在里面玩一会儿。我喜欢看那些武侠和神怪的小说，在红薯的窖洞里，我不仅可以悠然自得地啃着红薯看小人书，还可以展开我天马行空的神仙幻想，甚至酣然入梦。等我在里面玩够了，才会小心地踩着出口两侧的脚蹬，慢慢攀爬上来。

石榴粒粒都是情

◆ 郑利侠

屋前的那株石榴树，牵起我无尽的思绪。不知何时，母亲在屋前种下了那棵石榴树。不知何时，石榴树已经越过窗台、高过房檐，也不知哪年它开始开花、挂果。更不知它养育了多少孩子，滋养了多少人的口腹。只知道它寄存着母亲的一腔真情。

母亲喜欢石榴花。石榴花开时节，树上挂着一个一个小瓶子似的骨朵儿。里面定是盛满了生活的酒酿，要不为什么母亲总是眯眼望着花儿，像是喝醉了的样子？

隔不过两三日，树上朵朵的红花绽放，如火似霞。此时的母亲把自己的喜悦注入咔嚓响的剪刀里，缝进衣服的针脚里，也浸入她呼唤着家禽的音调中。

石榴花簌簌落，母亲在不停地忙活。母亲爱干净。堂屋里的条几挨墙横放，八仙桌紧挨条几而立。她总是把长条几、八仙桌、太师椅擦得干干净净的，让人看得见日子的明亮。那年，一里地远的姥爷在河坡放羊，中午到我家吃饭。爷爷热情地陪他唠嗑。母亲赶紧进厨房忙活，擀面条、择青

菜、煎鸡蛋。清亮的油倒入热锅，“嚓”地腾起白雾，淹没了母亲的笑容，只听见锅铲欢快的搅动声。窗外的石榴树果儿青中泛红，孕育着满腹的希望。我看着两位老人：留着山羊胡的姥爷，眯着眼笑的爷爷，他们一脸的慈祥，像是一幅温暖而明亮的油画。

成年以后，我读到白居易“山榴花似结红巾”的句子，想象着美妙的画面：一位位裹着红头巾的女子，随着西域欢快的曲子在伸颈、侧目、舒臂、探身，也想起了石榴花开时节的温馨氛围：两位老人围桌而坐，把酒话桑麻。

时光的脚步匆匆，两位老人已经过世，母亲也步入耄耋之年，她的腿患有风湿病，只得拄杖而行。年年花开花落，年年树挂红果，母亲总是盼望着我们回去摘下新鲜的果子品尝。她还储藏起一箱箱石榴，说那样我们每次回老家都能吃到果子。存放的石榴一日日地萎缩下去，有的甚至开始腐烂，但母亲还是执着地年年存放果子，我们只得依着她，因为石榴果里是她的牵念，放着就好。



九华

乡村冬晨 李海波 摄

花朵之王百日菊

◆ 张金萍

上过天的百日菊，生命力很旺盛。它不择土壤，适应性极强，只要有深厚土壤皆能生长，有水的地方更是枝繁叶茂，能长成50厘米左右高。百日菊能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中生长，能够吸附空气之中的尘埃，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是乡村振兴中美化环境的“使者”。

因百日菊的美好寓意，我在湿地公园的万绿丛中认真欣赏那些怒放百日菊。这里的百日菊花大色艳，株形美观，一株一朵，一朵一株，绵延成片。这些有着丰沛生命力的百日菊，在这寂寥的秋野上随风摇曳，热闹非凡：那硕大的花瓣有大红的、玫红的、橙红的、粉红的、藕粉的、黄的、杏黄的、土黄的、紫的、浅紫的……大朵的、小朵的，都热烈盛开着。那赏心悦目的渐变色随

意配置或掺和在花朵世界里，有着极为罕见的、各种层次的色调，彼此映照互补、相辅相成，让人眼花缭乱。

在山野路边尽情绽放，风姿竞华，芬芳妖娆。百日菊的花朵如同一把明丽的伞，花朵形状独特，有的像小太阳，有的像小星星，有的像小月亮。那柔嫩而富有弹性的花瓣，有单瓣、重瓣、卷叶、皱叶，触摸起来具有丝绸般的柔滑之感。那层层叠叠的蕊，那重重叠叠的瓣，蓄满秋日的芬芳，蕴藏着迷人的神韵，恣意成海，星星点点，点缀一季清秋，给千鹤岛带来了盎然生机。行走其间，淡雅的花香沁人心脾，草木心，乡间味，细细品，慢慢行。

秋风微凉，染一路淡淡菊花香，泼一剂鲜艳菊花色。这些百日菊让千鹤岛湿地的秋

仅是生火的好料，在它们烧尽后洒上水，还能做成熄火小炭，留作冬天烤火或者煨炉子！

鲁迅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过这样一种果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比桑葚要好得远。”文中叫覆盆子，其实就是江南这漫山遍野的刺莓。刺莓一般分春秋两种，春天的刺莓果大稀疏，秋季小而繁密。避开浑身长满倒刺的叶片与藤蔓，小心翼翼采上一串，瞧那玲珑剔透的娇俏模样，真是舍不得“下嘴”。经霜后的刺莓，不仅颜色艳如红玛瑙，也少了春刺莓的那种酸牙味，吃起来多了份醇厚甘甜。

好不容易挨到太阳落山，门前的路上出现两个熟悉的身影，我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只见爸妈担着高高的柴火，倾着身子顶着呼呼的霜风。父亲从腰间解下一个用外套打成的包裹，里面有紫红的山楂，褐色的毛栗，红艳艳的刺莓，它们带着山野的清香与经霜的甘甜扑面而来，瞬间，我仿佛看见荆棘丛中随风摇曳的山果，还有两张经霜的笑脸！

那时节，家家灶膛里火绸子飘舞，大锅里滚油沸腾。红薯削皮切丁入锅，唰地一阵响，随即浮上来，一股特有的甜香窜出院门，香味能飘半条巷子。

冬日农闲的母亲会换着花样给我们做各种红薯美食，炸红薯丸子、红薯麻糖，做红薯面条。为了存放时间长点，母亲还会把红薯切成片蒸熟，再晾晒成甜美可口的红薯干，还会把红薯打成浆做红薯粉、红薯粉条……经过霜打的红薯，化为犒赏我们一个冬天的舌尖上的美味。

寒冷的冬夜，窗外，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盆旁，昏黄的灯下，母亲纳着鞋底，姐姐和我在阅读，咔嚓作响的玉米芯子在盆里燃烧着，灰烬下埋着我们的惊喜。等火熄灭，我们也都饿了，用搅火棍翻开炭灰，露出一个个熟透了的红薯。敲掉上面的浮灰，轻轻揭开皮儿，露出焦黄油亮的红薯，一股香甜扑鼻而来。我们忙不迭地揭开皮，咬上一口，真是透心甜。

儿时收红薯的一个个片段，浮光跃金，都被封存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这么多年，我每每遇到生活的坎坷，总会想起母亲的那句：“经霜的红薯更甜”，于是就又重新鼓舞起信心和勇气，迎接生活中一次次的挑战。

外卖小哥(外二首)

◆ 李永华

骑着单车从我的身边一闪而过
路都认识他的车轮
都听熟了了他的铃声
红绿灯提醒的路口
我抬头从阳光不知疲惫的背影
看到分分秒秒 嘀嘀嗒嗒催促不断的订单
挥着一根呼啸的长鞭
抽响在远隔山乡骑士的胸口

我在他闪着光芒的后面
却听不到疼痛的呻吟
看不到忧伤的面容
只见他在冬天奔波的路途
把日子每一份香喷喷的需求
捧在手上藏在怀中
用热血升温 用年华保暖 用心灵放存
之后一鼓作气冲进高高的楼层

果蔬店

在繁茂生长的接群旁边
我侧身挤进一个满目都是果蔬的坊间
迎面和我热情打招呼的
除了店面的主人 还有根扎在乡间
土土生长的黄瓜、土豆、青椒们……

我在都市钢筋水泥的繁华里
在霓虹灯变换角色的闪耀里
看着他们，如见到了乡土乡音
见到了田园和小村，见到了丰收与年成

以水灵新鲜的形象展现在城里人眼前
许许多多欢喜的手
伸出，分别牵着菠菜、茄子、豆角
一群小可爱
走到生活公园一起跳着广场舞

擦亮一条路

默默无语的笤帚和畚箕
在一条喧嚣左转右弯的路上
没有天高云淡的想入非非
没有花朵更多的期望

每天起早摸黑
用最多的时光 用最好的心情
一门心事来来回回不停地擦拭着
车轮脚步留下的沙土油渍
纸屑，烟蒂，扎眼的曲折

最终 一条穿越世事
穿越闪着油亮的路
身上没有尘埃 没有灰垢 没有积水
干干净净引着奔驰跋涉者
清清爽爽走向远方

喜鹊(外二首)

◆ 邵光智

这些年，喜鹊知道
冬天，熟透的柿子
是它顺嘴啄食的口粮
把窝搭在一棵柿子树上
喜鹊从此高枕无忧
它的家园，充满人间温暖

柳条

柳条在冬天落叶的那一刻
我看见了芽孢
仿佛一个梦想就要发芽
我的心激荡了一下
感觉一片春光从柳条的末端
落在了肩头

梅花

梅花在等待一场雪
她的心声藏在花瓣里
我站在梅下望云采
心跳比梅花急切

春在冬后

◆ 李广凤

湖水结冰，冰上覆盖白雪
芦苇虽然焦黄，但依然保持
挺立不变的姿势
仿佛一群淡定的智者
不慌不忙数着一九二九的到来
到五九六九时，冰湖自然就会松动
它们思想的嫩芽就会冒出尖尖的绿芽

山野公园内就会有草色
连成一片，西北风只好弱下去
所有的生命仿佛都在告诉我
最艰难的时候咬紧牙关
春天绝不会缺席